

立船攀竿 四月天的蚕花水会

◎文字/麦芽糖 图片/沈银发

“人在杆上翻，杆在船上立，船在河中行”是高竿船技的最大特色。水天之间，绕竹翻转，是对“蚕神”的敬仰，也是对丰收的祝愿。

清明节前后，浙江桐乡洲泉镇双庙渚附近的河港里，大小船只密布，场面十分热闹。这一天，附近各地的蚕农摇船齐聚河港，参加一年一度的蚕花水会。

双庙渚位于几条河港的交汇处，水上交通十分便利。旧时在双庙渚、芝村、南松三地分别建起了双庆寺、芝村庙、富墩庙三座庙宇，并在庙中设殿供奉“蚕花娘娘”一尊，人称“姐妹仨”。

附近村民回忆，过会当天早上5点左右，老人们会给蚕花娘娘“梳妆打扮”，换上大红色的新衣服。到了早上9点，放起一挂鞭炮，人们在炮声中将霞帔凤冠的蚕花娘娘从庙里面请出来，抬到神船上。船上摆好供品，插香燃烛后，便撑离船埠，开始在河港中巡游。神船经过之处，众蚕农们均合掌躬拜，求得桑茂蚕丰收。

三只载着蚕神的神船行至双庙渚前汇合，然后仍停回庙前水域上。随后，参加蚕花水会的各地的船只便在船上表演节目，娱神悦人。



最受人们喜欢的活动，便是高竿船技。就是在船中间放一个大石臼，上面插着一根又粗又高的毛竹。毛竹下，用四根短毛竹从四个方向加以固定，竿端套有一只形似升箩的“踏脚”，然后表演沿竿而上，直到竿顶，依托“踏脚”，表演各种动作。

在高竿上能展现怎样的绝技？有“躺竿”，即双手放开，仰躺于竹上；有“倒挂锄头”，即双足勾住竹梢，人体倒悬；双臂挽勾竹竿，谓之“苏秦背剑”。最精彩的动作是“龙蚕放丝”：把一匹绸缎系在竿端。表演者从竿端迅速下滑，毛竹被弯成弓形，人好像坠入河中，惊险非常。

桐乡高竿船技流传区域不广，仅局限在洲泉镇，集中在镇西一带农村。它的产生与孕育，和桐乡一带的自然环境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。

水乡提供了船，桑蚕业的繁荣则提供了魂。史载，太湖流域植桑养蚕的历史十分悠久。明清以降，商品经济进一步刺激了蚕桑业的发展。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年），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路过桐乡，看到桑海无垠，翠色万顷，欣然提笔为《桑赋》作序，说：“朕巡省浙西，桑林被野，天下丝缕之供，皆在东南，蚕桑之盛，惟此一区。”到了晚清，通商口岸的设立为蚕桑业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。民国前期，桐乡蚕业达到鼎盛，栽桑面积达到27.7万亩，蚕茧



总产量达到23万担，蚕价每百斤105银元。“金戒指挂满桑柴拳头”，在桐乡种桑养蚕能发大财。

桑蚕是桐乡的支柱产业，桐乡人既兴奋又焦虑。兴奋在于，蚕吐出的丝能换来真金白银；焦虑在于，蚕丝丰欠由天不由人。蚕是软体昆虫，极其娇贵稚嫩。它怕冷、怕热、怕光、怕湿，养蚕就像养小孩子。从蚕孵化出蚕卵到吐丝结茧，历经一个多月。这期间任何的一点风吹草动、照顾不周，都会导致减产甚至绝产，让一年的期望打了水漂。蚕农历来将养蚕视为大事。张履祥在《补农书》中说：“大约蚕之生疾，半在人，半在天。人之失恒于惰，惰则失饲而蚕饥，饥则首亮；惰则失替而蚕热，热则体焦，皆不稔之征也。”

人力这一半做到了，天时那一半就没有好办法了。蚕病种类非常多，主要有病毒病、细菌病和真菌病三大类。古代蚕农对蚕病的认识既粗浅又不系统，始终研制不出有效的药物，更谈不上有效治疗。但蚕茧的丰欠



又和家庭生计息息相关。于是，蚕神成为蚕农心中至高无上的守护神，人们为蚕神献上贡品、表演节目，祈求蚕神能保佑蚕茧丰收，家业年年兴旺。

蚕业的始祖相传为嫫祖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，嫫祖是黄帝的正妃，她首创种桑养蚕方法，抽丝编绢之术，并且定农桑、兴嫁娶、尚礼仪，是黄帝的贤内助，被尊为先蚕。

而在桐乡民间，则将“蚕花娘娘”马头娘和嫫祖并列，同尊为蚕神。这似乎源于东晋干宝《搜神记·女化蚕》中“白马化蚕”的故事：上古时，一个男人被掠走了，家里只剩下妻子、女儿和一匹马。妻子便许愿“谁能将丈夫带回来，就将女儿许配给谁”。那匹马听了这番话后，忽然飞奔而去。几天之后，男人骑着马回来了。此时这家人却不愿意了，将马杀了后把马皮挂在庭院里晾晒。刮来一阵大风，马皮忽然卷起女孩飞走了，落在一棵桑树上。女孩化为了蚕，马皮变成了茧——这便是马头娘的蚕农蚕神信仰的内核。



高竿船技出现在桐乡不稀奇，为何只局限在洲泉一带呢？因为洲泉的百姓自古有习武好强的风俗。历史上，洲泉一带战事频繁，常发生激烈的武装对抗。当地百姓只有习武强身，才能自卫图存。青壮年男子常在冬闲时节，聚在一起切磋技艺。“义马众安桥，划子当大刀”，在水上一言不合，就拿船桨作大刀挥舞，颇有几分梁山泊好汉的气概和神韵。

表演高竿船技是项技术活，上杆前要做充分的准备。高竿船最主要的道具是竹竿，也叫总竹、蚕花竹，每次表演都要重新准备。要选三年以上、笔直坚挺的毛竹，还不能有蛀虫。毛竹买回来修好之后还要上杆试竹，既不能太软又不可以太硬压不弯。

杆上动作是高竿船技的精髓，它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、平易到惊险的过程。民国初期，全套18个动作基本固定了下来，多数是模仿蚕宝宝的形象和动作。比如坐大蒲团、咬大升箩时，身体左右摇晃扭动自如，是模仿蚕爬上桑枝吃叶；躺竹、反张飞，是模仿蚕吃饱后休息；扎脚背、后脚呢，是蚕成熟时准备作茧；甚至还设置了“蜘蛛放丝”，模仿蚕吐丝时不慎从柴垛上掉下来的动作。整套动作集祈神、健身、观赏于一体，被誉为“水上杂技”。

据桐乡地方志记载，表演者大多是洲泉附近的普通农民，平时种田养蚕捕鱼，蚕花水会时才出来表演，不能算卖艺为生的民间艺人。所以绝大多数人没有留下资料，只有胡华六用高竿攻破了钦州城，成为了战斗英雄。

胡华六是桐乡人，生于1917年，自幼家境贫寒，到各处当长工维持生计。1949年，解放军进抵江西，胡华六参军入伍。12月初，解放军奔袭广西钦州，城池猛攻五昼夜都未能攻克，部队首长动员全军为破城献策。

胡华六站了出来。他自幼善于表演高竿船技。见到钦州城边的树林里有几根长竹竿，便自告奋勇说，可以顺着竹竿先登入城，然后开城门接应大军。几天后的一个雨夜，胡华六身背冲锋枪、腰佩手榴弹，把麻绳搭在竹竿上，一个悠忽，就窜上了城头。他甩出手榴弹炸毁了碉堡，趁敌人乱作一团，便移开堵塞城门的巨石，打开城门。钦州城被一举攻克，胡华六荣获战斗英雄纪念馆章。

无独有偶，今天高竿船技的传承人屠松根，也曾是一名军人。屠松根生于1963年，1982年，19岁的屠松根去当兵，在部队里练习臂力、单杠、双杠、哑铃，就把臂力练出来了。退伍回家后，屠松根发现家乡有一艘高竿船，但已经没有人会在杆上动作了。屠松根架起一根高竿，照着老人口述的动作，日复一日地翻滚练习，渐渐掌握了门道。

1999年的蚕花水会上，屠松根登场亮相，表演了失传已久的高竿船技。演出相当成功。从那时起，屠松根一直热衷于高竿船技的发扬与传承。2018年，他收了两个徒弟。高竿船技终于后继有人，蚕农过人的智慧、胆识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也许能在新时代发扬光大。